

老水牛爺爺

峻青等著



峻 青 等 著
老 水 牛 爺 爺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老水牛爺爺

峻青等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西順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213) 字數: 13.5 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7 $\frac{9}{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8000

定價 (6) 0.68 元

內 容 說 明

本書選輯的十個優秀短篇小說，是“文藝月報”、“解放日報”、“浙江日報”、“大眾日報”等報刊上一九五四年以前發表過的作品。它們有的是寫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村生活，反映出農村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刻劃了一些在合作集體化運動中不斷成長着新型的農民形象；有的是描寫工業戰線上工人的生計，通過工人們的生產事蹟，以及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勞動中的進步與成長，反映出工人階級建設祖國的高度勞動熱情；還有的刻劃了幾個人民英雄的光輝形象；最後一篇寫一個黨員幹部在黨的教育下克服缺點進步的過程。這些作品，從多方面反映幾年來祖國人民的變化，真實地表現了現實的鬥爭生活。

目次

追肥	王安友(一)
老鋼的故事	苗得雨(二)
魏春蓮	姚大中(七)
解約	高曉聲(九)
闖關	王若望(一〇)
我的師傅	唐克新(一三)
古小菊和她的姊妹	唐克新(一四)
老高頭	谷斯範(一六)
老水牛爺爺	峻青(一八)
『不愉快的事情』	楊野(二六)

追肥

王安友

一

早秋追肥不久，接着就來了連陰天，大雨從七月十四日開始下的，直到二十二日，西北上才露出半邊藍色的天空。小莊子西湖本來地形就很窪，這樣一來滿湖裏早就一片明啦。人們雖然還下着雨就去開溝開水，因為雨量太大，停雨之後，各條順水的道溝裏，仍然響着嘩嘩的水流聲。九天的陰雨過了，原來綠油油的青棒米，不幾天的工夫，就被澇的好像生過病的小娃娃，蹲在水窪裏，顯得又黃又瘦。豆子，高地的還好些，越發下窪地，越澇的狠，眼下只剩下一棵光桿挑着盡頂上的黃葉兒，在那裏可憐巴巴地迎着風點頭。這都是四百五到五百斤的產量地，看這情形，到底叫人向哪裏去指望？同時，隨着大雨不停的八九天，地裏一齊冒出一層好像刺猬針似的小草，一放葉就把地皮遮的不閃縫。那草的稠密勁呀，就算掉下塊糕去也粘不到地上一點土。

大雨停過的第二天，互助組長孫成仁扛上鐵鍬滿湖轉了一遭，他看到本組裏黃病似

的晚秧苗子，自己着急的一個勁亂搔頭：『這是七百五十斤的產量地呀？』他站在莊西本組那五畝麥楂棒米地邊上，一面用手巾擦着臉上滾滾不停的汗珠，一面在緊皺着眉頭犯愁地想着：『這個樣的苗子，如果不想辦法，別說是七百五十，就是二百五十能收出來也是好事呀！』孫成仁輕輕地放下鍬，他想用腳試試地，誰想剛一伸腿，腳却完全掉進泥窩去了。無法了，他就蹲在草格上拔出棵棒米來細看，原來棒米根已經被澇的開始發紅。『這得趕快想辦法了！』孫成仁自己和自己說，接着，汗珠又從前額和兩邊的腮幫上滾了下來。

孫成仁是共產黨員，也是小莊子的模範互助組長，在今年愛國增產競賽運動中，他領導全組向全專區的互助組挑了戰，自從那時以來，生產一直就沒有放鬆過。本來，早秋長的很好，看情形，都能超額完成原訂計劃。因為莊稼好，他們小組在雨前專門開了一次會議，計劃將今年增產的糧食，打四眼井，買兩部水車，一架噴霧器和一張耘鋤。誰知偏偏下了這樣多的雨，地裏的肥料一下子就浪費了大部分，苗子，自然也就沒有勁長了。所以孫成仁一看莊稼這個樣，真好像被誰抓住了他的心，攪了幾攪似的，軟癱了，一屁股坐在地邊上。他一面望着由西往東飛去的雲片，一面捏着手指不知在算的什麼賬。一會兒他自己先點點頭，接着嗯了一聲又自語道：『全組受災的有二十七畝黃豆，沒鋤二

遍的有四十二畝地瓜，還有急需追肥的三十四畝秋棒米，『孫成仁把右手又移到前額上去，自己輕輕地撓了撓頭，想道：『現在離秋還有半個多月，在這個短短的時期內，論活，共有一百十二畝地要在秋前鋤完，二十六畝棉花要整枝，每戶積十五車綠肥的任務要完成。組裏共十二個勞動力，一個還能當兩個使？這就不說吧，最困難的是追肥問題，在雨前各家都把所有的餘資餵了早秋，現在六十多畝急需追肥的地，靠粗糞麼？豬欄裏淨是水。靠豆餅？眼下誰家也拿不出足夠的錢來。可是秋棒米再過幾天還不秀穗？如果不快追肥，烟袋桿樣的稻稈，一出穗可就完啦！』孫成仁不但想到了這些困難，同時他也想起春天向人家挑戰的情形，在當時伸出大拇指頭說大話，到了時候完不成計劃，秋後待怎麼和人家說？不光這些，成仁想到：『要真的完不成計劃，那不但是會直接影響到羣衆的收入，同時我又是個黨員，春天是怎麼和大家說的，生產計劃破產了，明年的增產運動怎麼領導？小組的建設計劃怎麼個實現法？』孫成仁一口氣想了一串串問題，在當前，只有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盡所有力量，向地裏追肥。主意拿定了，他就扛上鐵鍬，很快地向莊裏走去。

孫成仁走到莊頭，正巧碰到王成堂。王成堂是互助組的副組長，也是因爲去看地回來，急了一頭汗。於是兩個人接着交換起情況來。王成堂說：『我最近賣了一口豬，本

來準備買布用的，這樣恐怕得先買肥料上地要緊啦！』孫成仁說：『你說的對，我們就頭冷先顧頭，腳冷先顧腳，有一個錢叫他發揮一個錢的作用。』他一停，又說：『我家裏還有幾斗麥子，也準備使上，不過，就是李洪陸？……』

『你說他嗎？』

『是啊，全組數他晚秋頂多，怕一下拿不出那多的錢來？』

『他嗎？你不用犯愁！』成堂自信地說，『你別看老漢沒有錢，論真處，他兩個媳婦的錢可多哩！』

『他的兩個媳婦？』成仁半信半疑的說，『她們到底從哪裏來的錢？』

『哪裏來的錢？哼！大概你不知道吧？』成堂眯着眼皮說，『我聽小孩他娘說：他大媳婦手中存着四十多萬。二媳婦呢，她娘家和俺丈人家是一個莊，據說她光織襪子就掙了不少的錢。因為她們都和老漢的脾氣合不來，把錢都存在她娘家爹手裏，你看？』王成堂把大拇指一翹說，『再說，咱組的徐慶雲老漢在夏天他四個兒子給他撥出來一石多麥子準備打棺材做坑用的，現在他還沒動手，這樣不好去借出來，反正不久就接下歲，到那個時候再還他。』

孫成仁聽到成堂透露了這些線索，心中透忒。王成堂却有些遲疑，他想了一會，說：

『事情倒很好，不過李洪陸老漢和他的兒女們不對脾氣，恐怕借出來要有很多困難。』成仁說：『這倒不怕，只要能把閒着的錢發揮起作用來，咱就耐心的去做動員工作。你放心，只要有決心，哪裏還有擋住咱的困難？』

他們又研究了一會，最後孫成仁提出來叫王成堂去動員徐慶雲，他自己去動員李洪陸。王成堂同意這樣，不過他還是再三地囑咐孫成仁說：『李洪陸的思想很彆扭，你是知道的，恐怕要先從解決他的家庭糾紛開始才行！』成仁說：『好呀，碰到困難咱再研究。』說罷，他們就一東一西分頭進行工作去了。

二

李洪陸是一個很奇怪的老頭子，爲人個性剛強，思想固執。今年已是六十六歲的人啦，雖然他的鬚髮漸漸地蒼白了，可是腰板却很硬，幹起活來，還能頂上個青年。這老人從來就是一把勤勞、省儉的過家好手，平日裏拿着個銅子當成銅盆，真是雞蛋裏也恨不能算出骨頭來。他的老伴去世的很早，家中裏裏外外的事務完全由他來照應。他自己也說：『老媽死了別無人料理家務，我只好戴上帽子當公公，頂上個手巾當婆婆。』在土改前，他的生活是很苦的，土改後，一方面是推翻了封建勢力的束縛，一方面是自己

過的勤謹，所以很快地他家就成了八口人、二十四畝地的一個大家庭。正因為這樣，洪陸也常把自己的家庭引爲驕傲，並且認爲他這個家庭所以能够過成這樣，全是他個人的功勞。因此洪陸對他的家庭特別愛護，誰要給他損害一點東西，那真比動了他的心還厲害。這麼一個人，就是鄰居們閒扯起來也沒有不說他過的好的。不過人家在暗地裏，也同樣給他提出缺點。在解放前，大家說他好是好，可惜爲人有點太『疙瘩細作』。解放後，把這個『疙瘩細作』的名字除了，又加了個新名詞說『太狹隘保守』。也許是由於封建勢力的壓迫和舊禮教的影響，總之洪陸在辦事上，看問題上，却往往不自覺地會向那老路上跑。慢說是別的，就四十年前留起來、現在落了還沒個指頭粗的一條小辮，直到如今還仍然緊緊地纏在頭皮上。這人是小聲說不出話來，而一說，又是這句話不落地的，那句話就馬上跟出來。這些，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個直性子人。他是孫成仁互助組的組員，幾年來在孫成仁的積極幫助下，他的生產是搞的很好的，就是因爲他的老脾氣不改，不相信別人，特別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怕別人給他損害了東西，就守死不放手，所以常爲了些家務，和自己的孩子們吵了起來。不過他的火容易冒，氣也容易消，有時因爲媳婦起晚了，來了火，但等他看到媳婦們一天能紡六個大線纏的時候，却又什麼氣也沒有了。

早飯後絲風不動，太陽剛剛昇到東屋頂上的時候，天就熱的簡直好像火爐一般，叫人一個勁的透不過氣來。李洪陸吃過了早飯之後，並沒顧得吸煙，他怕天還要繼續下雨，就摸着木桶，挑起豬欄水來。他的大兒剛放下碗，本想吸袋煙，誰知他的屁股剛剛着地，老漢就站在豬欄裏開腔了：『這樣大晴的天還不少吸袋煙，快去將北嶺的兩塊小地刨刨嗎？』

『剛下雨不幾天，地裏還一個勁的向外冒水，怎麼刨法？』他大兒爭論着，『再說吧，共總才巴掌大的兩塊地，什麼時候刨還不是一樣？』

『那麼不要了嗎？』老漢直起腰來說，『俗話說：夏天種一畝，秋後收一碗，它就算兩個巴掌，你種上蕎麥，管怎麼也能收它幾升吧？』

大兒子知道他那個鐵槓子壓不倒的性子，只說了幾句，自己就賭氣地扛起傢伙走了。

洪陸看到他走的不大自然，還站在欄裏氣呼呼地說：『屁，到多時能知道過個日子，要不是我這個老漢給你撐着台，我看你老婆孩子的只得要着吃。』說罷，担起木桶就向東園走去。

這天狗他娘正在家裏烙煎餅，本來嗎，天就很熱，又坐在鏟子跟前，那真是好像籠蒸一樣啦。有時她本想涼快涼快，誰知她的公公就偏偏旋鍋頭，摸鍋沿的不到外邊去。

狗他娘發急，剛在嘴裏嘟噥着，忽然老漢又在天井裏大嚷大叫地吵了起來：『我早就看透啦，你一輩子也不知道個日子怎麼過，不信看點，弄會子也沒有大出息。』

狗他娘一聽公公在天井裏吵起來啦，知道又是爲了什麼事發的火，於是趕忙搓滅了鐵子底下的火走出來。她一看，老漢一手拉着把破掃帚，一手提着個早就沒了底的破架筐在那裏喘粗氣。並又問：『這到底是誰，給我把架筐踢蹬成這個樣？』

這時候，狗他娘可想起來啦，原來這個破筐自從掉了底之後，她就放在夾道裏忘記向屋裏拾，這回公公不知什麼時候担完了豬欄水來掃天井看見了，却不料爲了這麼點小事發了很大的火。於是只好解釋道：『是我放在那裏忘記拾的，這幾個破的不成用的破筐，還待有什麼吵的？』

『是啊！我知道破的不成用了。』老漢緊睨着大媳婦的臉。又道：『就是破了，不好用根繩編上個底嗎，光知道說那些容易話。反正買新的不用你拿錢！拿着我的東西，你自然不疼的了。』

狗他娘被老漢說的又氣又惱，她實在沉不住了，於是不好氣地說：『我知道是你的，什麼都是你的，俺這頭頂着你的，腳踏着你的，……』

『我還沒死，不是我的還能是你的嗎？』老漢把狗他娘的話打斷，他又說：『我現

在還能照顧些，你就撒拉的不成樣，如果下幾年，你想你自己的日子可待怎麼過呀？」

『算了吧。誰不值個破筐錢，看看引出來你這些話，要不我就給你編上個底。』狗他娘氣呼呼的，鼻梁也冒出來一層汗珠，說話之間就去拿筐。老漢一看，忙說：『快做你的活去吧，我指望着你編底，這筐恐怕連撐子也爛了。』他一面說，一面走到牛棚裏抽下一把稻草，接着就地編了起來。

天東南晌的時分，從北屋裏出來了一個青年婦女。這是李洪陸的二兒媳婦，名字叫桂香，桂香是陳家莊陳老四的閨女。她是今年三月才結的婚，現在算時間不到半年。桂香是個青年團員，也是縣裏的勞動模範。在娘家，不但在爹娘面前是乖孩，同時也是到處受人尊敬的好閨女，因此，她爲人個性驕勝，自尊心很高。桂香出門來先望了望太陽，接着就走到老漢的跟前問道：『爹，今晌午做什麼飯呀？』

李洪陸回頭一看是二兒媳婦站在跟前。他先抬頭看看天，然後不自然地反問道：『做什麼飯，這會就做飯嗎？』

桂香一看公公的臉色，就知道他嫌做早了飯誤了別的活，於是自己馬上改口道：『不是這會就做，我是怕你的活忙，早上了坡，是趁着你還在家早來問問的。』

老漢把手中的活放下了，他先想了想，之後說：『不是有煎餅嗎？那就燒湯炒梅豆

吧。」

『燒湯使米不？』

『使米？』洪陸抬頭看看桂香，又說：『那得多少，也沒有沉活，喝清水就中，小人家就不知道省儉點過。』說完了，兩手又編起筐來。

桂香走到屋裏去了，才小聲地自言自語地說：『俺就沒見過這樣的老人，怎麼該尋事好事的就沒有個商量嗎？』接着，她挎上籃子向東菜園走去。

三

孫成仁找到李洪陸的時候，天色已經快吃晌午飯的時分了。因為有些話不便在家裏拉，兩個人一塊到了後河的楊樹底，接着你一言我一語地拉了起來。孫成仁還是照樣將他看地的情形與追肥的重要拉了一遍，並說：『現在的時間一刻也不能拖延，洪陸叔，光你自己就有五畝晚棒米急着追肥，跟下，你沒打譜想什麼辦法來解決嗎？』洪陸一聽莊稼澆的不輕，自己就立即發急起來，不過說到追肥上，自己却又犯了難為。於是很急躁地說：『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呀，俗話說：家有黃金，鄰居有戩盤。二侄你是知道的，夏天我一石二斗麥子一次追上了一大半，現下餘出來的幾個，再除公糧，麥種，哪裏還有多

少呀？』成仁說：『你看，你能不能再掏換一部分？』老漢說：『怕不行了吧，咱大家大口，過節過月的管怎麼也得叫孩子們吃上頓麵湯嗎！』成仁說：『不。我不是說你的麥子，因為你的麥子少，咱先不算它，可是別的方面，你沒想想還有辦法沒有？』成仁本來知道他的兩個兒媳婦有錢的，不過在開始，他並沒有直截了當地提出來，只是用引導的辦法往上領他。洪陸老漢被成仁問的更沒處捉摸了。於是又犯愁地說：『唉！莊戶人家過日子反正指靠幾斗糧食，沒有這，旁的向哪裏去想？嗨，怪不得說，一家不知道另一家，和尚不知道道士家，說真的，我現在就是抬到麻餅槽裏擠，怕也擠不出多少油水來了。』

孫成仁看到老漢到底也沒向他兩個兒媳婦身上想，於是提醒他說：『我聽說您家俺嫂子還有的是錢，這樣，洪陸叔爲什麼不先借上使一點呢？』

『你說兒媳婦嗎？』老漢一停手，看樣好像他一聽兒媳婦就心裏冷了一半似的，緊緊地瞅着成仁的臉看。成仁說：『是的，我聽說她們兩個人都有些存錢哩！』

『論說嗎，借用一時也行。』老漢低着頭，語氣既軟又慢，『不過，……』他把話停住，抬起頭來想了想，接着，就好像有什麼事怕人似的先向四處望望，然後一把拉住成仁的胳膊，小聲地說：『二侄子，你大叔可要早說下，這不是當公公的在你臉前說兒

媳婦呀？」

『你放心，這些我知道。』成仁向他表白說。老漢接着道：『人家不是說了嗎？爹有娘有，不如自有，就是老婆漢子，還隔着一隻手哩。你說？』老漢毫無信心地撓了撓頭，又說：『向她們借錢？……我看那真是癩蛤蟆想吃個天鵝肉。向那天宮裏想呢！』

『我看也不能完全這樣的說法，她們都是你家人，哪裏會對自己的生產不關心呢？』

『關心？還關什麼心。俗話不是常說嗎？孫子不如兒，兒媳婦隔層皮，你問問她能給我過日子嗎？』洪陸老漢說到這裏，接着就家常里短地拉了起來。開始，他先拉了他老伴去世的早，他又當男又當女，又管裏又管外的怎樣不容易，好歹把飯碗端住了，孩子却又不能過，說：『過日子，太差遠了呢！當年有你大孀子在的時候，誰不知道我一斤油吃一個月。可是現在，我天天囑咐她們少吃，少吃，但不到十天就沒啦。』成仁說：『你現在不是人口多了？』

老漢一楞，又說：『我知道人口多啦，常言說，人多無好飯，猪多無好糠，越人口多了，越得省儉呀？』

孫成仁說：『我看這也不算浪費，只要大家齊心合力地過日子了，那不用說一斤油，就是掙十斤，也省力。』